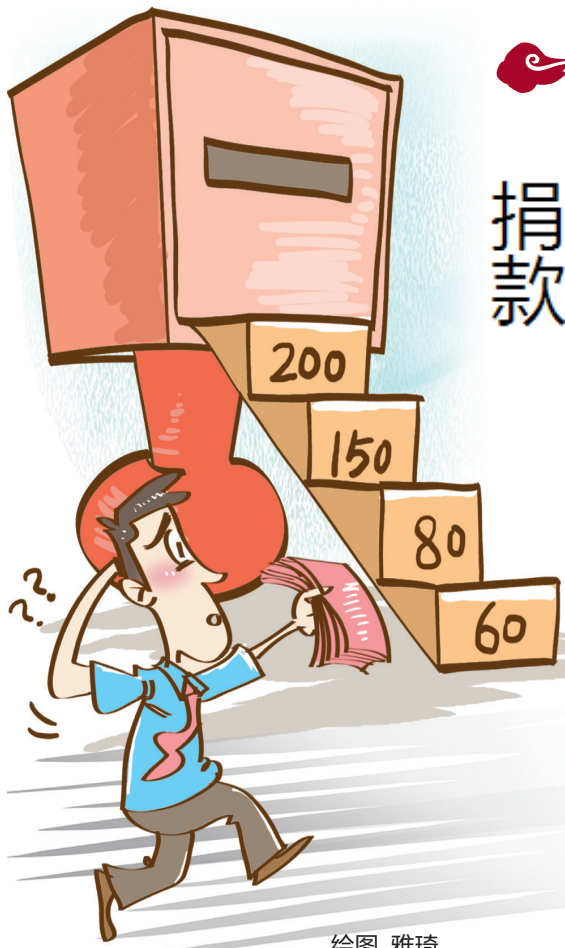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彩风·故事



绘图 雅琦

【职场故事】

□梅承鼎

捐款

一上班,小刘就有些迫不及待地进了江科长的办公室:“江科长,昨天晚上您看新闻了吗?我们省有好几个县遭了水灾呢!”“看过了,那你是……”“是这样,我想为灾区捐点儿款。”

江科长满意地点点头。“年轻人,有爱心,难能可贵啊!不过,”江科长稍作停顿,“电视上虽然报道了,但是上级还没有发文通知大家捐款。你先回去吧,稍等几天。”

十天后,好不容易等到单位召开募捐动员大会。会议一结束,小刘又匆匆走进江科长的办公室。江科长一见他,又笑了:“小伙子,看你把手伸进口袋的样子,八成又是说捐款的。”小刘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江科长拍拍他的肩膀:“别太急,动员大会刚开过,领导还没有开始捐款呢,怎么捐不知道,再等几天吧!”小刘有点儿犯糊涂:领导在会上不是说了“捐款自愿,多少自定”吗?他不便多问,默默地离开了。

三天后,小刘第三次来到江科长的办公室,从兜里掏出1000元递给江科长。江科长有点儿看不懂:“你这是干什么?”“我来捐款哪!”江科长吃惊地问:“你一个人捐1000元?”“难道不行吗?”“也不是说不行,”江科长解释说,“你刚来,还不知道我们局里的规矩,捐款数额一般是按每个人的职位高低排列的,因为要张榜公布,所以,职位高的必须排在前面。比如这次捐款,局长和书记,每人捐200元,副局长和副书记,每人捐150元,科长每人捐100元,副科长每人捐80元,一般科员每人捐60元。你属于一般科员,所以你只要捐60元就行了。”最后,江科长不忘幽他一默:“如果你捐1000元,你的名字就必须排在第一位了。”

小刘终于明白了,他讷讷地说:“我只能随大流了。”他把60元交给江科长之后,去了一趟邮局,把1000元直接寄往灾区。

【凡人故事】

□茨园

三字经

有个老兄人称“三字经”,不是因为他喜欢读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而是因为他对他老婆说话时,基本上就仨字儿。

据他说,在他面对人生的重大时刻时,几乎都是只说仨字儿,比如向老婆求婚,他说“跟我吧”;老婆为他生下孩子时,他对她说“辛苦了”;女儿出嫁那天,他搂着泣不成声的老婆说“还有我”,而且,连“呢”都不带,也不知是不是刻意的。其实,这老兄话挺多的,尤其是在酒场上,他总是绘声绘色讲些荤段子把气氛弄得高潮迭起。

他的话不少这事儿,他老婆也有耳闻,在一些公众场合,她还不止一次看到他活跃的样子,于是满腹幽怨地问他:“你为啥跟我就没恁多话说?”当场面陷入尴尬时,我听到他解释:“听你说!”由是,我猜想,这老兄肯定是故意的,他这句“听你说”后面再加个“呢”又咋了嘛!不过,猜归

猜,夫妻间的事儿好像就这样,一家总有一家的过法。

命运对这老兄有些不公。前几日,他忽然接到了他老婆的“病危通知书”,她患了癌。那天,我们几个兄弟相约赶去看望时,他正拉着他老婆的手,重复着对她说“我在呢”。

那一刻,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,看到我们到来,她哭着对他说:“老公啊,这辈子你总被人称为‘三字经’,但好像还没对我说过那三个字呢!”他看看她,扭身看看我们,眼泪也哗哗的,可嘴唇启动啊动就是说不出来。她有些等不及似的,带着哭腔吼道:“让你说声‘我爱你’就恁难啊?”然后,两眼一翻,监控仪上的几条曲线几乎同时变成了直线。

“老兄,快快,好歹说一句啊!”我们也看不下去了。谁知,这老兄把唇轻轻贴到了他老婆耳边,流着泪,轻声说道:“等着我!”

【世相故事】

车祸

□张家坤

天下着小雨,路上的车也不少,我小心翼翼开着车。突然,车身一震,我的车被右边的一辆车刷了一下。我忙停车查看,车侧面被蹭掉了一块漆。

对方也停下车,从车中出来一个彪形大汉。我知道这个时候在气势上绝不能被他压倒,就冲着 he 吼道:“你是怎么开车的,竟敢刷我车,你知道我爸是谁吗?”

这句话似乎真把他唬住了,他满脸堆着笑说:“大哥,对不住了,都是我的错,我负全部责任。”

到了4S店,他不仅帮我车修了,还主动提出给我的车做了一次保养,花了近两千元,让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他还硬要请我吃饭,让我都没办法拒绝。

几杯酒下肚,我们俩就成了兄弟。我醉眼朦胧地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兄弟,我今天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,我不该唬你,其实我哪儿有什么厉害老爸,我爸就是个普通工人。”听我这么一说,他嘿嘿地笑了起来,口齿不清地说:“哥哥,说真的,当时我真没听清楚你对我喊了什么!”他把杯中余下的酒一口气喝光,然后说:“不过,哥哥你今天可是帮我大忙了,今天我要不刷你车,就要倾家荡产了。”

看我一脸迷茫,他忙说:“当时我车速过快,路又太滑,车子有些失控,我猛然发现右前方有一辆兰博基尼,眼看着就要蹭上去了,理智告诉我这咱可蹭不起啊,我虽然看到你在我左边,但还是猛打了方向盘,万幸只是把你的车刷了一下。”

【可乐故事】

第一次表白

□北风

黄医生天生不爱说话,更不爱与人交往。他选择了病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。病理学重分析,不大需要见病人。

一年一年过去,父母催婚无数遍,近乎绝望之际,黄医生宣布要结婚。

未婚妻是他部门的同事。我问她怎么会看上黄医生,她说:“他专注工作的神情,很动人。”

我问黄医生第一次是如何表白的,黄医生倒大方,公开了故事。

某天,俩人很晚才下班。走出办公室,一轮明月浮在天空中。他如常不说话,她忍不住暗示:“听说男人一条手臂的长度,刚好等于女人的腰围。”

“真的吗?”黄医生说,“可惜我们没有带软尺,要不可以量一量。”

并非激动

□王广超

由于不善交际,我这个教书匠极少参与集体活动,这回暑假回家探亲,我被几个高中死党“押”着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。

一晃十几年不见,男女同学凑在一起都非常高兴。都是年届不惑的人了,大家早没了学生时代的青涩,围坐在一起大呼小叫甚是热闹。

到邻桌敬酒时,我有意和当年暗恋的女同学坐在一起。我搜肠刮肚,还没想好如何开口,不料身旁的她捂着嘴巴,竟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。霎时我也被感染得心潮澎湃,正想轻抚香肩柔声安慰她,只见她连声咳嗽着,指着易拉罐说:“是谁干的……饮料里有白酒……辣死我了!”